

告别了,昨天!



群众出版社

告别了，昨天！

山 菊 编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封面、插图：冯向杰 赵沛

告别了，昨天！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5印张 73千字

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65000册 定价：0.24元

编 者 的 话

本书选编了十三篇有过违法犯罪行为现已完全转变好了的青少年的自述。这十三位青少年，有的已成为光荣的共青团员，有的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新长征突击手。在他们每个人的自述中，都讲了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经过和在转变过程中的内心思想活动。它深刻地告诉我们：对待违法犯罪青少年，只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各个方面一致行动起来，密切配合，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坚定信心，耐心细致地做好教育挽救工作，并且满腔热情地体贴关怀，千方百计设法给他们安排生活出路，绝大多数违法犯罪青少年是可以“浪子回头”的。

编印本书的目的，是为同志们提供一些管教方面的参考资料，以便对症下药，把教育挽救违法青少年的工作做得更好；同时，也可以供青少年，特别是在劳动教养场所的青少年阅读，使他们从中得到教育。

一九八〇年九月

目 录

重放的花朵·····	刘翠琴 张 虚	(1)
汇报·····	贺茂芝 韩素勤 李珽基	(9)
说说心里话·····	关永珠 口述	(14)
一个回头“浪子”的自述·····	陈钢民 口述	(22)
当我戴上团徽的时候·····	张传印 口述	(28)
各方向我伸出热情的手·····	赵俊荣 口述	(36)
擦干悔恨泪 阔步新长征·····	陈永峰 口述	(40)
不当“座山雕”，要当突击手·····	唐大贵 口述	(48)
走向光明的新生·····	冯金星 口述	(60)
不平的路·····	黄文江 口述	(68)
温暖·····	黄方明 口述	(78)
我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熊顺江 口述	(87)
告别了，昨天！·····	卢 山	(95)

重放的花朵

刘翠琴 张 虚

—

我家住在北京城外的一条小巷里，父亲是个老工人，母亲在我三岁时就去世了。父亲工作忙，没有功夫教育我。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由于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在家整整玩了两年多。复课以后，我稀里糊涂走进了中学。那时候，“四人帮”在教育战线刮起阵阵妖风，多数教师被打成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教不了课；学生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不学文化。我想，学文化没用不如玩耍痛快。于是，经常逃学。我家邻居有个女孩子，在城里上学，因为没有父母，祖母管不了，学校无人管，也和我一样逃学。她带我进城逛公园、逛大街。通过她我又认识了一些流氓、小偷。我开始看不惯他们那些相儿，不愿跟男孩子们瞎跑。可是，我的心已经跑野了，在家坐不住。进城逛大街得吃饭呀，饭钱哪儿来？那些人就象钻进我心里看了似的，见了我啥话不提，先带我下饭馆。后来，又不断给我钱。我觉得他们待人大方够朋友，慢慢地也就离不开他们了。从此，我在邪路上越走越远，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结成了“八龙二凤”流氓集团。这伙人把我当作他们戏弄的“凤”，还嫌名儿不“响”，又给

我起个混号“绿牡丹”。在西南关厢那一块，一提“绿牡丹”，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我。那时，我不明是非，不知好歹，人家叫我“绿牡丹”，嘴上不答应，心里还甜滋滋的哩。至于犯法不犯法我根本不想不问，只要玩得痛快就行。我认为人生一世，吃喝玩乐是最大的幸福，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与我无关。一九七二年国庆节前夕，正在我醉生梦死的时候，政府为了挽救我，把我送到天堂河农场强制劳动。

一提强劳农场，“哥儿们”都说在那里挨打饿饭还得干重活；再说为什么送我去农场强劳？我认定是我们住家管片民警给凑的“佐料”，气更不打一处来！我就是怀着这种又怕又恨的心情来到农场的。到了农场，队长问我犯过什么错误，我心想你挣钱不多，管的倒宽，就气呼呼地说：“那是我个人的自由，根本不是什么错误。”话一出口我又后怕了，怕队长因此整治我。没想到队长并没有发脾气，却是语重心长地说：“你不认为那是错误，我不强迫你认错，相信你经过学习，总有一天会明辨是非的。”话虽好听，我仍不敢相信队长真的不记这笔账了。暗自提醒自己，对队长敬而远之，千万不能顶撞，想方设法混过这三年算了。

有一次我病了，队长亲自请医生给我看病，还派学员专门照顾我，又抽空带着苹果来看望我。我是个没娘的孩子，在家里生了病，也得不到这么周到的照应，这使我感到农场的温暖。我躺在床上反复想：队长对我这么关心，象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为了什么？当时，我还不理解政府挽救失足青少年的意义，也不懂得公安干部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只知道队长对我好，我不能对不起队长。自这以后，队长的话

我开始能听进去了，决心以不逃跑、不惹事、好好干活的实际行动报答队长。劳动时不怕累不嫌脏，学习时主动联系实际深挖错误思想；生活会上大胆和不良现象作斗争。队长见我有了转变，及时表扬我，大伙还选我当班长。可是，个别学员却讽刺我，说我溜须拍马，假积极。我听了很委屈，但又拿不出更多的道理说服她们。心想，你们说我是假积极，你们真积极起来也好嘛，咱们走着瞧，看看究竟谁真谁假。就是这样，我为了争气，硬着头皮往前走。后来路越走越宽，心情舒畅了，思想也开始起了变化。不知不觉走上了一条新路。回头看看我走过的另一条路，觉得实在没意思，为虚度年华，浪费黄金般的学生时代而后悔和羞愧。到这时，我才体会到在人生的道路上，识路比走路还要难。队长们无微不至地关心我，苦口婆心地教育我，就是为了教我识别道路的能力，给我迷途知返的勇气，启发我自拔。一句话，教育我一辈子不再走邪路。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三年强劳期限很快就满了。我永远也忘不了离场回家的那一天，当我走过一行行葡萄架时，眼前站的如同一队幼儿园里活泼的小朋友，我用手摸弄茂密的枝叶，象抚摸孩子们蓬松的头发一样，真舍不得离开它们。三年来我学会了当葡萄的“阿姨”。冬天到了，给它剪枝封土御寒；春天来了，帮它出萌定枝；夏天，替它修枝打梢；虫咬了，为它驱虫除害；秋天，终于结出了一串串水灵灵的果实。看到葡萄想起了自己，那谁又是关心照顾我的阿姨呢？不是别人，就是农场辛辛苦苦的队长们！

二

一九七五年十月，我回到了家中。父亲已经去世了，哥哥刚刚工作，养活不了我和妹妹，生活很困难。我多么渴望有个工作干呀！但是，派出所个别人却说：“象你们这号人，非得没吃没喝才老实。

找谁，也没你们的工作。”

一瓢凉水把我在农场学习三年升起的希望全浇灭了。我想犯错误改了也不行，人家还是瞧不起，这一辈子算完了。就在我十分悲观失望的时候，管片的老民警和街道治保主任阎阿姨来到我家，详细询问了我的生活情况，决定让我到街道毛衣组干活。进了毛衣组，阎阿姨和组里大婶、大妈们把我当孩子看待。在思想上、生活上关怀照顾我，把我那颗凉透了的心又暖活过来了。我决心好好干，绝不再走回头路。

但是，前进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刚上班不久，



一个劳教回来的人就找我来了。要我跟他再去“玩闹”，我立刻拒绝了。他随即又从兜里掏出一把钱和粮票说：“你跟我走，咱俩还是朋友，没钱我给你。”我更加气愤了，一巴掌把钱打翻在地。那个人忿忿地说：“好，咱们走着瞧！”一九七六年春节，他们一家人突然闯进我家，用砖头和木棒把我砸得乱七八糟，还打伤了我和我哥哥。我去派出所报告，谁知派出所那位穿军衣的指导员说：“你们臭流氓打架，我们不管。”我回到家，扑到床上痛哭起来。心想：为什么往正道上走也这么难？想改好，坏人扯腿；遭欺负，反被辱骂。没人同情，没人作主，有啥活头！还不如跳河死了呢。这时，阎阿姨听说出了事，就直奔我家来了。她劝我说：“你这样死了，有什么意义啊，还不是轻如鸿毛啊！只要自己有决心彻底改正错误，就应该拿出年轻人的勇气，挺起腰板往前走！”阎阿姨的话再次给了我力量。这件事教育了我，也锻炼了我。使我认清了以往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东西。他们所谓的“义气”，只不过是虚伪、欺诈的代名词，我要彻底和他们决裂，再也不上他们的当了。另一方面也使我想到了前进路上将有更多的困难。阎阿姨的好心我当然理解，可是在“四人帮”横行的年月里，有些事她也无能为力。我既不能孩子似的动不动就哭鼻子，也不能只凭热情去空想未来。正在我左思右想的时候，和我一同从农场回来的另一只“凤”找我来了。她和我一起玩耍长大，一同进出农场，要说她不同情我，也算亏心话。可是，她的话我越听越不爱听。她尽说些拉我走回头路的泄气话。理由是：我们已经下水了，谁也不会看得起，吃喝玩乐再痛快几年算了。我郑重地对她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们走着

瞧吧！”后来，我听说她又犯错误被劳动教养了，我很后悔没能耐心地帮助她。不过，当时我也是自身难保呀。

那只“凤”走后，我的思想斗争更激烈了。坚持不走回头路吧，男流氓威逼，女伙伴“劝降”，社会上冷嘲热讽，派出所不给作主，要想在这一块站住，确实很难。走回头路吧，就得和流氓小偷同流合污。那样做，我能对得起农场的队长们吗？能对得起阎阿姨吗？能对得起我的心吗？想来想去，只有出走离开关厢这一片，才能摆脱干扰，重新生活。但是，那年月一弄株连一大片，人人自危，我回来后，老亲戚们谁也不敢来看我，投奔谁去呢？我不得不认真考虑终身大事了。经人介绍，我与北郊一位中学教员相识了。相识后我才知道他是位复员军人，共产党员。我不敢相信能成功。说真的，我们的婚事要不是公安局的老王同志，还真成不了呢。林彪、“四人帮”砸烂“公检法”，把市公安局的王同志赶到我爱人所在的那个中学。当我爱人向学校党支部汇报和我交朋友的事之后，个别领导一下子就火了，质问我爱人：跟党走，还是跟流氓走？有些人也跟着胡乱上纲，事后，老王同志亲切地对我爱人说：“据我所知，强劳并不是敌我矛盾，况且人家已经改好了，更不应该歧视，这才是党的政策。只要你们情投意合，共同帮助上进，我不认为这是违反党规。”在老王同志的帮助和鼓励下，我爱人才下了决心。我们结婚那天，学校的教职员工，谁也不敢去我家，有的同志只得偷偷地送点礼品。唯独老王同志出席了我们的婚礼。婚后有一段时间，我爱人还为和我结婚提心吊胆，怕人家追究。因为当初有人警告他：当心党票！

三

我婚后不久，万恶的“四人帮”就被粉碎了。党中央立即发出了挽救失足青少年的号召，街道办事处很快就给我安置在代营食堂作临时工。我真是枯木逢春，喜上加喜，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地浑身是劲。不但认真细心管理食堂帐目，还抢着干脏活、累活，受到了同志们的好评。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北京日报》在头版登了我的自述，鼓励我继续进步。我想只要好好干再不会被人歧视了。没料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给我分配正式工作时，问题又出来了。一九七九年春天区劳动局分配我到服装厂工作，厂领导按照党的政策接收我进了厂，老师傅们都热情地教我学缝纫技术。正在我欢天喜地的时候，这个厂的上级机关一位负责劳资的干部又给我当头一棒。对我说：“象你这样进过公安局的人，我们不能要。你把别人带坏怎么办？你要再出事谁给你负责任？”因为上级不批准，我只得又当临时工。我把这位干部的无理做法向上级领导反映后，市公安局、团市委十分重视，派专人调查了解，我们区的区委书记也亲自过问，经过半年多十几次反复交涉，那位干部总算点头同意了。进厂后我埋头苦干，不会的就主动向老师傅请教。半年来，我的缝纫技术有很大提高。全区服装厂产品质量检查时，抽查我厂十件产品，唯有我做的那件合格，受到了厂领导的表扬。

现在，我的家庭更加幸福美满了。夫妇俩奉养着退休的老公公；老人家照看着小孙孙，一家四口人，和睦相爱。生活也好多了，今年我们还买了电视机和自行车。真是芝麻开

花节节高。回头看看十多年来我走过的路，说到根上就是一句话：“四人帮”害了我，党和人民救了我。我较以往虽然有了不少进步，但是，和千千万万为四化献身的优秀青年相比，我做得还很不够。我决心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戒骄戒躁，继续改造世界观，决不辜负党和政府以及同志们对我的挽救和期望，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全部力量。



汇 报

贺茂芝 韩素勤 李珽基

我是一个有罪的孩子，俺厂的总支书记和师傅们把我救过来了。我就谈谈自己“死而复生”的过程吧！

小时候，我是比较聪明的。上小学时，没觉得费劲，就闹了个算术第一，语文第一，连唱歌也是第一。那时，我常想，长大了，我要去造舰艇，造我爸爸那里没有、世界上都没有的舰艇，反正要做个巾帼英雄。不料没多久，学校停课了，大点的学生都造反去了。我没事，就找闲书看。什么《小五义》、《大八义》……越看越入迷，真羡慕书里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英雄。

一天，学校里打仗，弟弟大哭着回来，说是挨了打。我跑出去骂阵，也挨了几拳，别提心里多憋气。我想，这年头，权力可以得到一切，拳头又可以得到权力，练武功比读书强。我条件也好，身高一米七六，没有一般姑娘的纤细身条，倒有一副彪形大汉的体魄。于是，我拜了一位有名气的老师傅，学会了“长拳”、“少林”等几套拳技。这时，我的心已经野得不可收拾了。

我象着了魔似的，心里全是打、打、打……坐公共汽车，前面的人稍下慢一步，我就给他一脚；走在路上，有人看我两眼，我就送他两拳。买东西从不排队，有人不满，就

请他吃顿三节鞭。妈妈气不过，晚上就不让我进家。这正合心意！我哪里没有朋友？哪里没有家？！钱没了，有朋友相助，要不就东诓西骗。来找我妈妈告状和讨账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从早上四点等到晚上十一点，妈妈可叫我整苦了。有一次她气得打我，我急了，就给了她两个耳光……现在想想，我真该死！生我养我的母亲竟得到了这样的报应……

……我感到家里人都敌视我，外边的朋友倒给我愉快。干脆，不回家了。后来听说，我爸爸焦心极了，一连三次写信给劳教部门，申请把我管起来。两年后，我出来了。不久，便顶替妈妈进了棉纺五厂。

到厂的第一天，六十多个新工人中，我是最引人注目的。第一个和我谈话的是车间总支书记阎师傅，她给我讲了车间里的规定，末了指着我的头发说：“太长了，工作不方便。”第二天见我没剪，又和颜悦色地说：“美，别从这里美，做出事情来，让人尊重你，这才算美。”我琢磨这话有点道理，第三天把怪发式剪掉了，没想到阎师傅却表扬了我。十年来，我是第一次听到领导表扬啊！心里热呼呼的，暗暗下决心，改邪归正吧！

谁知道没干几天，感到累得很，四面墙憋得我透不过气来。唉，机器的吵闹哪有朋友们的笑声悦耳呀！对，还是要我的虎尾三节鞭痛快！我一走十几天，可把厂里的师傅们忙坏了，总支书记、团委的同志都四处寻问、打听。回到厂里，有人说：“你是不是到北京开劳模大会去了？”我觉得周围人的脸上都结了冰。回到家里，妈妈骂、妹妹也鄙视，我心里象搓进了枪药：唉，我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这个世界哪还有我立足的地方！你呀，你就活这二十三年吧！那

天晚上，我一气喝了两瓶滴滴畏，就不省人事了……

医院里对我进行了抢救。妈妈认为我活着是个祸害，不如死了干净，就根本不进医院的门。正在家里休假的爸爸站在病床前，连连叹息：“我能带好一支部队，却没带好自己的女儿。”为我掉泪了。

厂里的领导，专门派了一个细心的同志去医院照顾。厂里的领导、团委、总支的同志也来看望，尤其是总支书记阎桂珍同志，一天几遍往医院跑。

一次，我在阳台上，看到总支书记阎师傅又来了。她艰难地爬楼梯，走几步停一停。我知道，阎师傅有病啊！腿肿得老粗老粗，一按一个坑。下班了，她顾不上回家去照顾自己的孩子，却来看我。我心里真象初一的潮水，恨不能跑下去把她扶上来。但是我没有勇气，我向师傅说什么好呢？我第一次感到不好意思，羞愧地躲在阳台上。



过了好长时间，我估计师傅准回去了，可没想到她还坐在床前等我呢。师傅看着我，掸去我衣服上的白灰，说：“小张，厂党委书记把你交给我的时候说，老阎，你没有闺女，就把她收下做女儿吧。唉，我这个母亲没当好，让你

吃苦了。”师傅说到这，眼眶里涌出了泪水。不，师傅，你比我母亲好，你能理解我的心。我抱着师傅的胳膊哭了，九年来第一次哭得这样伤心，我觉得泪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师傅掏出手绢给我擦了擦泪水，说：“孩子，你很聪明。干了蠢事，改了就好。你还年轻，还没有为国家立功呢！”

象我这样的人还能为国家立功？这也是第一次听说。我坐不住了，把师傅额前的一缕灰发理到耳后，问：“厂里还要我吗？”

“有哪个母亲不想要她女儿的？厂里的同志都惦记着你，希望你早日回车间。”

“她们不歧视我？”

“十个指头有长短，谁歧视谁呀！”

“今后，那我该怎么办呀！”

“跌倒了爬起来，自己的历史靠自己写。”

“……………”

这次谈话足有三个小时。后来团委的同志又送来了一篇描写失足青年方文星转变的文章《刮刀落地》。师傅、爸爸、妈妈、方文星，以及我自己，在脑子里转呀，转呀……他们都为祖国做出了贡献，我呢？我的脸往哪搁呀！我撕我的头发，我捶我的脑袋，什么鬼东西迷住了你，使你走到了这一步田地呀！我不能再那样下去了！方文星能变，我就不能变吗？我是有志气的，以前坏得出奇，今后要好得出名！一定要好得出名！受过我坑害的父老乡亲，原谅我吧，饶恕我吧！我横下了这条心，一定要为四化立功，偿还我的过错！

我很快就出院了。到了车间，迎上来的是姐妹们的笑脸。这个问寒问暖，那个端菜送饭。虽然车间是以前的车